

開放文學 – 風土人情 – 殊域周咨錄 第十七卷 北狄

夫天地嚴凝之氣，聚於玄冥之區，其風剛勁。故虜為中國患獨強。若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代相踵焉。亦如梟之不能不啄，虎之不能不噬，乃性氣使然耳。古聖王馭狄之道，來則驅之，《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已；去則備之，《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已；未聞有使之通也。漢高自為和親之役，嗣後乘軒出疆者不勝其載。而漢時蘇武、常惠、鄭眾守節不屈，高風振拂，由此其選也。迨夫趙宋之與契丹，景德輸平之後，玉帛往來使輅不絕者百年。然燕、雲、平等山前後十四州未復，大險淪虜，大防決華，而兵力不競，徒待和好，其如國勢日弱，啟宣和、靖康之侮何哉！則有備無患，待虜之不可不嚴，自古尚矣！國家蕩滌胡腥，修復秦漢以後邊防。洪武間，東西紫塞綿互相延萬里，其外密邇龍沙，屯戍兵眾，乃設陝西行都司於甘肅，山西行都司於大同，萬全都司於宣府；又於慶峰口北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並遼東都司為五邊；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亦為重鎮。時則封肅王於甘肅；慶王於寧夏；代王於大同；谷王於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於廣寧。並燕邸為七而作藩屏，捍御騎虜（藩王原封瀋陽，此時未就國）。凡有不廷，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馬不敢南牧，是守在親藩也。永樂之初，遷寧王於江西，遼王於荊州，谷王於長沙。獨存肅、慶、代於各邊，而兵權皆釋。成祖六飛凡五度陰山，犬羊褻魄，則天於自將。其後因寧鎮廢則倚薊州為重；東勝五衛廢則倚三關為重；黃河套不能有則倚延綏為重；並陝西總制所在固原為鎮而九邊峙焉。舊設總制於固原，控延、寧、甘三邊，今改駐花馬池。而移陝西巡撫之駐固原控雁門等關者，命山西巡撫兼之。近別設總督於保定，控薊州等處。正統以前，宿將猶在列於幕府，刁門相聞，無事則屯兵養銳，而聲勢之相應；有事則挾矢奮威，而肘臂之相接。至今猶守其遺法。苟選將得人，亦足以御外侮，是守在各邊也。初靖難武成，即徙大寧都司於保定，而其所統營州等八衛移之關內，及都司附郭，乃裂大寧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隸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西至廣寧鎮白雲山隸泰寧衛；自白雲山以北至開原隸福餘，亦作富峪衛。自後洪武五邊失一，永樂中遂不復收，而幽燕東北之險，中國與夷狄共之。胡馬疾馳，半日可抵關下廣寧、錦義等城，復與宣府、懷來隔斷懸絕，聲不相聯。且近年逆節勾虜直入關內，震驚廟社。於是築重城於京師之南，而文武百僚分堵為御，迄今尚不能絕虜之垂涎，是守在朝廷也。夫守在親藩乃開國之權宜，守在各邊則保邦之長策，守在朝廷豈不岌岌乎殆哉！宣宗皇帝巡邊，搗虜大寧，出其不意，於鏖王師，有光祖烈，若於此時盡收故地，復歸職方，則金甌無缺，而有苞桑之固矣。此萬世臣民之遺恨也，三楊不能無罪。不寧惟是，舊開平即元之上都，西接興和而達東勝，亭障烽堠悉棄與虜，東西千里，遼河之間，三岔河之北，賀蘭山西，鎮番衛之東，久矣非吾守者，輿圖所及，一寸山河一寸金，豈可以鄰沙漠之地遂棄之也哉！凡今清署（指行人司言）喜睹乾羽之舞，厭聞小丑之談，然天下國家皆吾分內，而八城不守，土木之變，我察若尹昌、羅如塘雖非死於銜命，實亦為此虜而致身焉，今其可忘杞人之憂乎？況邊境靖謐則四牡之道坦安，中國常尊則王人之體益重，於使局亦有係也。故考幽都諸部次第，韃靼為最要，兀良哈次之，稍東則連女直，志北狄。◎韃靼

韃靼，北胡也。東自兀良哈，西抵瓦剌，種類不一。兀良哈亦在內，但久內附為屬夷，故別出耳。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匈奴在兩漢之世始合而強，後分而弱，烏桓繼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烏桓又弱，蠕蠕獨強。蠕蠕滅而突厥興，盡有西北地。唐貞觀初，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與宋為敵國，後滅於女真，別建國曰西遼。後復滅於蒙古。別部小者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地，俱為蒙古所並，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八傳而天下大亂。

四明黃溥著《間中今古編》云：「北狄稱銀曰蒙古，胡元之先，國號蒙古者，因女真號國曰金，乃以銀號其國也。後歷世祖，方改號元。」此說恐非。

國朝受命，肅清江南，傳檄中原，命大將軍徐達、常遇春等北伐。凡齊魯河洛悉還中國。洪武元年八月，我兵至通州取元都。元主率三宮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奔開平。達自齊化門入，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二。封其宮殿及府庫圖籍寶物，遣使獻捷，奉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侍，奉《平胡表》至京。

表曰：五百年而王者興，仰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際景命之惟新，長驅胡虜之羶腥。誕布幅員之聲教，乾坤清肅，日月光明。欽惟皇帝陛下天賦聖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啟運，仗黃鉞以興師。造攻滌陽，黎庶有來蘇之聖，開基建業，英雄識真主之歸。顧豺狼之噬人，正蛇龍之起陸。愛飭徒旅，肅將天威，江漢徂徠，友諒身殲於袁蠱，荊吳薄伐，士誠面縛於姑蘇。逃迹驅而閩越安，僭偽平而交廣定。立綱陳紀，治具畢張，發政施仁，民心大悅。東南已樂於生遂，西北尚困於■■。推其所由，厥有攸緒。惟彼元氏，始自窮荒，乘宋祚之告終，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紀，以犬羊而亂華風，崇編發而章縫是遺，紊族姓而彝倫攸■。逮乎後嗣，尤為不君，耽逸樂於荒亡，昧乎兢業，作奇技而淫巧，溺於驕奢。天變警而靡常，河流蕩而橫決，罔知修省，惟務耽游，朝廷之政下移，英雄之志斯奮，兵連寰宇，禍結中原。是用弔伐，以拯顛連，誕舉安攘，而靖亂略，事非獲已，謀乃僉同。顧惟一介之菲才，忝受總戎之重任，臨軒授鉞，俾救民於水火之中，分闔握機，幸折衝於尊俎之外。旌旗揮而淮沂下，金鼓震而青兗平。濟水盡曳其兵，萊陽競崩厥角。風驅雷勵，直搗大梁，電掣星馳，旋收西洛。濟師以略衛相，卷甲而趨邯鄲。率樓艦發臨清，先聲動如破竹，策窺貅，克通潞，大勢疾若燎毛。鎮戍潰而土崩，禁衛墮而瓦解，君臣相顧於窮迫，父子乃謀於遁逃，朝集內殿之嬪妃，夜走北門之車馬。臣與遇春等已於八月初二日勒兵入其都城，壺漿以迎，去戴盆而迴白日，室家相慶，廓氛授以睹青天。宣德威以安黔黎，收圖籍而封府庫，列郡之謳歌四集，百年之污染一新，驅馳雖效於微勞，方略實遵乎成算。所以聿彰鴻烈，耆定武功，東滄海而西崑崙，南離題而北窮發，無有遠邇，莫不尊親。玉帛會車書，同興太平之禮樂，人紀修風俗，變正萬年之綱常。」

按至正二十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帝都子規啼；至二十二年，順帝夢豬哄大都城，覆遂禁軍民畜豬。天兵既未至京一月，有鸚鵡鳴端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天兵既至柳林，遲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歎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以至？非天之所以告朕哉！」即命開建德門北去，實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太祖聞其居應昌，馳書示以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因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台。」嗚呼！杜鵑啼，汴人謂地氣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矣，況至於燕乎！杭潮三日不至，宋社墟矣，況迄二年之不波乎！後乃歷歷多怪，豈非豬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觀其歎泣長往答詩，知道諡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為中山王執而縱之，非也。程學士敏政哀緝《宋遺民錄》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錄》《西江月》詞尚未解明。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甕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為真武之降筆，程以為劉秉忠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封為瀛國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甕生涯」，此寧宗之後甕吉刺氏不立己子而取順帝，是無生涯矣。程注雲元主皆取甕吉刺氏為後，而此云「指望甕生涯」，蓋陰寓順帝非甕吉刺氏所出之意也。然考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不知程何所據？「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帝北殂於應昌，取西江寺梁為棺之驗耳。

元主之北奔也，命擴廓帖木兒犯燕京。至是擴廓出雁門，欲寇保安，攻居庸。時大將軍達將發北平，定太原。人或止之。達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我乘其不備，直傾巢穴。所謂批吭搗虛也。彼若還救，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無不成禽。且彼縣

軍遠道雖至北平，孫都督足能御之矣。」諸將曰：「善。」遂引兵進。擴廓聞之，遁還。後為大將軍所破。孫都督名興祖，時守北平。

二年春正月，參將傅有德及元脫列伯戰於宣德，敗之。詔吏民內徙，以元主雖奔，遺孽數出沒，且斥堠未立，保聚為難故也（擴廓即王保保）。

或問徙民。尹耕曰（尹耕，宣大人。頗諳邊務，後多彩其論述焉）：「皇祖不得已也。邊土為虜巢穴者垂三百年矣，一旦空之，故得無擾。是故宋人不能有其地，則生口是俘，國初不能已其害，則吏民內徙，正一時之權也。然則光武之徙民，何以為失策？曰：『光武之時，四郡未廢，經略猶存，為厲梗者盧芳而已。一戰勝之，比跡西京矣，而不尋遠略，輕自蹙境，故論者憾之。』乃若國初，山川之淪棄既深，州郡之紀綱掃盡，遺胡殘虜遍於郊原，已去而復來，既離而複合，擴廓逋遁，列伯之戰旋聞，開平雖定，驢兒之居自若。何可與建武並論也。皇祖始則急其害而徙民，既則圖其成以置鎮。時宜之道存，而不得已之意見矣。」

先是元主在開平。詔留兵三萬，分隸都督孫興祖守燕。達及副將軍常遇春督諸將西下太原。達乃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陸聚取大同，禽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以歸。擴廓寇保安，聞王師搗太原，遁還。大將軍達遣傅友德擊之。兵未及陣，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戰卻之。副將軍遇春曰：「我步彼騎，戰懼不利，不若伺夜斲其營。」達曰：「善。」會擴廓將豁鼻馬遣人約降，請為內應。於是選騎夜襲之。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兵至。不知所為，納靴未竟，跣一足逾帳後，乘驛馬從十八騎以遁，北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遇春復率諸將郭英、湯和、耿炳文、汪興祖、陳德、謝成、郭子興北伐。擴廓奔甘肅。其守將竹真亦棄城遁，遂取大同。

按大同自石晉割棄之後，至是四百餘年，始復歸於中國。其淪沒之久亦可悲哉！

二月，都督汪興祖來守大同。將宣武、振武、崑山三衛兵兩取元兵，斬獲甚眾（此本朝將臣鎮守大同之始）。命都指揮常守，往屯寧武，駐兵寧化。（此經理寧武之始。）三月，都督興祖取武朔州，禽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四人。詔以興祖為晉王武備兼山西行都督府事。元也速寇通州。徵虜將軍常遇春與將軍達破擴廓，西平秦、隴。乃詔遇春率諸將李文忠、馮勝等東拒也速。遇春乃搗永平，過惠州，收江文清，士馬進次大寧。也速聞之北走，遇春遂北取開平。元主奔於應昌。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位軍士數萬，置開平衛。初，太史劉基奏立軍衛，自京師達於郡縣。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名為一所；一百二十名為一百戶所；每一百戶下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至是置衛於開平。

秋八月，元脫列伯寇大同。偏將軍李文忠、右丞趙庸擊破之。副將軍遇春之北伐還也，次柳河川而卒，僅年四十。報至，上為之悲慟。詔文忠代將其軍，援大將軍達於慶陽。文忠至太原，聞達已下慶陽，而脫列伯攻大同甚急。文忠與庸謀曰：「吾等節將閩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受圍，若俟進止，恐失機會。」於是率諸將譚濟、馮勝等出雁門，過馬邑，抵梅峪口，遇元邏騎數千，與戰，敗之，禽其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楊門，又禽所謂四大王者。時雨雪，文忠疑有伏，自率數騎入山覘之。會前軍去大同四十里止壁，文忠至，驚曰：「此豈駐兵地耶？虜來敗矣。」麾之令前五里阻水而壁，密遣人間行達城中，與都督興祖期。是夜脫列伯悉眾來攻。文忠令將士朱馬蓐食，堅壁不動。以二營委敵，督令死戰不之救。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分軍為兩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亦開門出戰，腹背奮擊，大破之。追至炭峯，禽脫列伯，降其眾萬餘，輜重無算。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

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群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君又不能控御，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為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朕欲息兵以觀君之為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為國謀，分據秦晉，互相仇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五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群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為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眾，亦不過死灰之餘燼，涸轍之朽鮒耳，何能為哉！比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初，元主北奔，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規恢復，及是脫列伯就禽，孔興走綏德，為其下斬以降。元主知事不濟，乃絕意北竄。都督汪興祖時守大同，而興和諸處俱未下，元孽時出沒，興祖乃以大同兵來取興和。

三年春二月，參政華雲龍率諸將廖美、孫恭攻雲州。萬戶譚濟出居庸夾擊之，取其城，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指揮金朝興來取東勝，禽元平章荊麟等十八人。平章湯和來取宣德，追元兵至察院惱兒，獲其將虎陳。故元將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知大軍南還，自定西引兵圍蘭州，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鷹揚衛指揮於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自少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略湖口，陷都昌，署光為江東宣慰。陳友諒誅壽輝。光乃輕騎謁上於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徵九江，下黃梅，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歷遷鷹揚衛指揮使。從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攻，光輒擊卻之，至是被執而死。上聞之，遣官諭祭，尋命配享功臣廟。

按《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執解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而解揚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雖夷狄，猶知信義。若王保保者，乃殺於光，真獸類矣。顧猶為亡元致力焉，何哉？

上問諸將曰：「王保保為患，今欲出師往沙漠，當何先？」諸將曰：「保保寇邊以元主在。若出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可降也。」上曰：「忘近而取遠，失緩急之宜。吾意欲分兵為二道：一令大將軍達出潼關，自安定搗定西以擒王保保；一令副將軍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取之必矣。」諸將皆曰：「善。」受命而行。

尋遣使齎書諭元主曰：「前者二次遣使致書，久而未還。豈被留而然乎？以予計之，殆君之失謀也。君之意必曰：『吾嘗為天下主，以四海為家。彼昔吾之民耳，豈可與通問乎？』自常情言之，固宜如此。以理勢論之，則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顧天命人心何如耳。蓋天命之去留，由人心之向背。古語云：『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豈不知此，而乃固執不回乎！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予當其時不能自寧於鄉里，豈有意於天下乎！群雄無所成，而予兵力日以強盛，勢不容已，故有今日。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又何致怨於其間邪！君其奉天道順人事，遣使通好，庶幾得牧養於近塞，藉我之威，號令其部落，尚可為一方之主，以奉其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為邊氓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州所獲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今再令齎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

徐達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票。明日，整眾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保保幾被擒，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

上遣書諭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以烏合之眾犯我蘭州。大軍進討，追及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敗其眾，斬馘無算，生擒嚴奉先、韓禮兒、李察、罕不花等。惟擴廓帖木兒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綏德衛擒送平章徹裡帖木兒。問知為君舊用之人，特命齎書致意，事進退之宜。適《元史》告成，朕以先君各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諡，以垂後世。用諡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買的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為況何如，君其審

之。」

李文忠由開平進兵，復取應昌。時元主已殂，其子愛猷識理達剌聞兵遁去。文忠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獲元主孫買的裡八刺及后妃宮女，並諸官屬，朔庭遂空。是役也，裨將孫虎戰沒，曾恤有加。文忠奏捷。上乃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買的裡八刺具本俗冠服朝見，行五拜禮。至東宮見皇太子，四拜。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朝畢，俱賜以中國冠服，並賜第宅於龍廣山，命優廩餼。封買的裡八刺為崇禮侯。詔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曩因元失其政，四海分爭，朕以武功削平群雄，混一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裡八刺實為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稱朕優禮之意。」

上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亡國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為，朕甚不敢。今元後脫忽思氏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酪，且不耐暑熱，飲食居第務適其宜焉。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上擢元臣危素為大學士，與劉基、胡鉉等同侍弘文館。素字太樸，金溪人。元時為侍講，至右丞。徐達收燕，令故臣投告身。素與編修黃巖誓同死。巖竟死，而素為報國寺僧所阻。達以素歸授侍講學士，特備顧問。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為文天祥邪！」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

又有張昶者，仕元為戶部尚書。以奉使來朝，上因見其才敏留用之，累授參政。昶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知識明決，熟於前代典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己者，心常怏怏。時擴廓帖木兒兵尚強，元都未下。昶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是所願也。」問使人上書頌功德，勸上及時娛樂。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上不欲窮治，斥焚其書。復勸上嚴刑法，重賦役，多陳厲民之術，欲上失人心，陰為元計。上皆不從。昶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死。贈昶官諡，擢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長壽丑的等至京師。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於元，且寓書其子，詢存亡。會昶臥病，憲往候。偶於昶臥內得書表，遂奏之。上命大都督府按問，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詞，曰：「彼意叛矣，是何赦焉。」遂誅之。

初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方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文忠遣送買的裡八刺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於廟。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人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原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以中國服，亦令就謝。

按我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餘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唯恐或後。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為萬世人臣立極。奚暇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真捷若影響矣。

按李文忠之入燕也，仁恩著於市肆之不易，威聲播於擴廓之窮奔。分友德以西巡，付興祖以留後，其制置可謂周矣。若夫開平之於上都，岐陽之於應昌也。捷奏朝馳，隼夕返，留兵置將，俱所未聞，卒之燕京磐石而二地淪夷，則識者不能無憾焉。

遣使往紹興葬宋理宗頂骨。先是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鞏真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厭之。又載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救葬於故陵。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

徐達、李文忠等班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於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明日，上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詔議賞徵討將士，大封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遇春之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湯和中山侯；其諸唐勝宗、陸仲亨等二十六人皆封侯，食祿有差，並賜誥券世襲。惟善長稱守正文臣，餘皆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亦稱守正文臣，子孫不世襲。上大宴諸功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不知愛患之來常始於燕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

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無救民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直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並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御之，則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蕩平郡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聯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並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眾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鬥，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關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上。

已大封功臣。幸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及一見，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歿軍士，養其父母妻子。覆命禮部，凡武官有遷葬者，皆官備祭物，道里遠者給其費。禮部以品秩次第定給有差。

四年春二月，元臣驢兒有眾萬餘，歲窺伺畿外，至是入居常峪。夏四月，詔招降北虜，仍以璽書諭驢兒曰：「三月間罕帖木兒火者歸，言將軍駐常峪，又將移營東去。將軍能事幼主，自是世間美事。但恐幼主失所，群臣中強者自立，弱者從之，將軍能忘君以事仇乎！驅兵向之，又恐力有不贍，何若通使於我，結大丈夫之知。他日遇難，相托為依，庶進退有據也。」秋八月，虜平章僧家奴北牙頭以兵寇雲州。華雲龍偵知之，潛以精兵迎襲，突入其營，禽僧家奴，並獲駝馬四百餘。遂分遣神將趙端等追擊，至開平大石崖，比分攻劉學士諸寨，克之。端中飛石，傷左腿，右臂甚重，督戰不置。復追驢兒，破其軍。遂取開平諸寨，歸前所徙吏，議復立故州縣。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並籍其兵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哈出據金山擾邊，為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書諭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於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眾，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於汝穎，群賢偏於中原，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於亳；徐真一稱帝於軒地；陳友諒稱帝於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升稱帝於西蜀。彼四帝一

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逾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群雄所逼，因集眾御亂，遂渡江與將軍會於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群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五百年之運，大廈既傾，非一木可支。釁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儻至金山，吶哈出拘留不遣。

五年春正月，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沒邊境，臣願率將剿絕之。」上曰：「卿等必欲徵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出雁門，李文忠出應昌，馮勝出金蘭。達至嶺北，戰不利而還。延安侯唐勝前往築寧化城，率千戶唐成等剿野寇四達子等部落。指揮謝彥來守朔州。秋七月，時諸將北征。指揮章存道從中山侯湯和守合墩不刺營，至斷頭山遇虜，力戰死之。斷頭山在陽和北境外。

按此和林之偏師也，我軍鮮利。高皇蓋數悔之。抑聞之長老曰：「存道驍將，其死可惜。」又曰：「斷頭名惡，兵家忌焉。時有勸存道移軍者，不從卒敗。」噫！武王以甲子興，豈有是邪！雖然，柏人、彭亡、落鳳、狼牙，在古亦有是說矣，將冥數有適會與！

都督藍玉兵至土刺河，遇王保保，擊敗之，保保遁去。馮勝、傅友德率師至甘肅，故元將上都驢降。李文忠追虜至土刺河。虜將哈刺章悉騎渡河，文忠督兵搏戰。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歿。文忠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麾眾更進，士卒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曹良臣等死事聞，上命恤其家，遣官祭葬，各樹碑於墓道表之。

徵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命賞徵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鳩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為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穎、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為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

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裡八刺歸，二生宜察之。母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互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殉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太僕寺丞梁■仙、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此經略寧夏之始。）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此經略薊州及紫荊關之始。）詔以大同極邊，且去太原遠，特置山西行都指揮使統之。

六年，上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諭曰：「創業之初，君臣固共艱難，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之休息！但居安慮危，不可不慎。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再命卿等總率大軍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欲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率精銳擊之，必掩群而獲。卿等皆老將，臨機制勝熟矣，非朕所能遙度者。至邊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

夏四月，北虜寇武朔。時大將軍達屯臨清。聞報即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御之。師至，虜夜遁。秋八月，北虜寇朔州。指揮謝彥破之，禽其將知樞密院張寶、院使哈喇叭都、參政高惠並其部眾。

冬十月，副將軍李文忠出塞擊北虜，破之。出朔州，禽其太尉伯顏不花。十一月，文忠已還師。虜酋王保保復寇大同。達乃與文忠、馮勝復去大同，至貓兒莊遇雪退壁，於雁踏堡，邏騎獲其平章鄧季龍帖木兒。達詰之，知懷柔有伏兵。分兵掩擊，禽其將康同愈，保保夜遁。

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敕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勛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眾，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聘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謬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上遣宦者成禮表、卜花帖木兒送崇禮侯買的裡八刺北還，厚賜之。復遣其父愛猷猷理達刺鐵金文綺。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禮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理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於愛猷猷理達刺曰：「昔君在應昌，所遣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成禮表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王保保定西之敗，走和林。元君復任以事，後從徒金山之北而死。其妻毛氏亦自縊。保保驍勇絕倫，致之不得。上嘗問諸將曰：「當今孰為好漢？」或對曰：「常遇春所向無前，可謂好漢。」上曰：「是奚足哉！當今好漢只一王保保耳。」諸將或有以功相誇者。上曰：「汝豈能擒王保保來耶？」上意蓋欲倡勇敢如此。

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往延安防邊。上諭曰：「自古中國無事則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若防之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受苦矣。特命卿等率眾至邊，常存戒心，雖不見，若臨敵，則不至有患矣。」

七年春正月，虜數出沒北境，詔副將軍文忠北伐。時文忠駐代縣，乃分遣景指揮先發。景出白登，遇虜敗之，禽其國公孛羅帖木兒。初設雁門關置守備，仍置守禦，所隸代州振武衛（守備初駐代州，後嘉靖二十三年移駐廣玉城）。文忠以七月攻大寧，克大石崖。八月，至豐州擊虜，破之。斬其魯王及司徒答海俊、平章把都、知院忽都，得魯王妃蒙頡及金印玉圖書之類。北虜乃兒不花遣人款大同塞，言欲降。慮以前犯塞獲罪。手詔諭之曰：「爾遣人自大同來，言於平地駐牧，意在臣順。卻以前日犯塞之故，懼不相容，是何言也！古之為天下者在安民而已，無傷物心。且爾元之故臣，幼君流離沙漠，餘息尚存，有所干犯，為其主也。亦何慮哉！去就之機，在乎識時。能上觀天象，下察人情，趨吉避凶，斯智者矣。」

初，元改雲州為大同路，隸山西行中書省。國初因之，至是改行省為布政司，改大同路為大同府。又於府置分巡按察司，歲差按察司官一員分巡，號冀北道，後專除。

八年春正月，徵虜大將軍馮勝出大同塞，擊虜定，未下散不刺地，逾月還。

十年，城蔚州。指揮周房董其役，規制極壯麗，基石■磚■檼■檼之類甲於諸邊。

元君愛猷識理達刺祖命，遣使致祭。禮部以道遠難至。上曰：「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自為文祭之曰：「生死廢興，非一時之偶然，乃天地之定數。古之聖賢於是四者，一或臨之，不為之變。何也？蓋知天命而不惑者也。君之祖宗昔起沙漠，彎弧矢入我中國，橫行天下，九夷八蠻盡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是也。及至君父子，正當垂衣守成之時，而盜生汝穎，華夏騷然。號令不行，以至失國。此人事歟？天命歟？朕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為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惟君主沙漠，朕主中國，君與群臣乃固執不移，致邊警數興。今聞君殯於沙漠，朕用惻然。特遣人致弔，奠以牲醴，爾其監之！」

按野史載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惟元世祖其面屢為淚痕所■，塑工頻加修飾，越宿則又如故也。太祖聞知，幸廟以手指曰：「癡達子，癡達子！汝何人，入主中國，可謂幸矣。今不革去者，以爾亦一代之王。朕今天命人歸，奄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北。則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啼哭！」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無淚矣。

敕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用，是累遷顯官。王師徵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須髻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勤勞有司，既違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為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為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為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眾，既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為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實死以示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於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閉門以自縊，李芾辟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眇焉之驅，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鐵鉞，不知所言。」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敕有司送之出塞。

按武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為再見矣。培養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脈，非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十四年夏四月，北虜寇開平。指揮使丁忠擊敗之，戰於氈帽山，斬獲數百。

十八年，大學士宋納上守邊策。略曰：「今宇內又安，蠻夷奉貢，獨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邊圉漸荒，歲久滋患；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求守邊之策耳。蓋守邊固先乎足食，足食又先乎屯田。今諸將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為一屯，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守邊之策也。」上善其言。

命馮勝為徵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趙庸、王弼、胡定、郭英為左右參將，商■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又命李星隆、鄧鎮、吳良等皆隨徵師行。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將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陽為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座，其麾下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眾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於京。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為殿。納哈出之象有竄匿未降者，恨大將軍以其降眾俱南，乃設伏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為所乘，眾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升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於虜。上聞之，驚悼。追封金山侯，諡忠襄。

上聞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敕諭勝及傅友德等曰：「古之名將為國效忠，勛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夷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馮勝膺大將軍之任，而乃專為己私。播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於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概，於將軍亦報哉！」

常茂，勝之婿也。勝每於眾中卑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濮英死，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其驚潰虜眾。詔械茂。既至，茂陳其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能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

納哈出等赴京入見。上賜納哈出一品服，封為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俸各食祿，不任事，分棣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納哈出尋卒。其子察罕襲封瀋陽侯。茂坐前罪，當誅。上念其父遇春之功，釋之，安置於廣西之龍州。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勝至京，上以其勳舊不加譴，命建第鳳陽，奉朝請。

故元四大王來降。上以其元之子孫，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贖。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二十年冬，聞漠北復立脫古思帖木兒為主。遣永昌侯藍玉討之。玉得降人脫脫等，言故元丞相哈刺章等遁入和林，乞進兵共剿。

二十一年春，遣定遠侯王弼等七將軍從徵。四月，聞虜主在捕兒海。兼程進至百眼井哨，不見虜。將還，弼曰：「吾等深入，徒勞師旅，將何以覆命哉！復進。偵知虜營在海東八十里，直簿其營。始虜以我軍乏水草，必不深入。大軍忽至，其酋大尉蠻子率眾拒戰被殺。虜主與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等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吳王、代王等三千六十人，軍士男女八萬，得寶璽、金銀印、圖書、牌面百五十三，車三千輛，馬駝牛羊十餘萬。又破哈刺章營。六月，獻俘京師。命有司給第餼養。

方大軍之度嶺也，進次遊魂南道。無水，將士渴甚，至一小山，忽聞有聲如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成溪。先是，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泉流出，至御足下，至是適與夢符。玉等還，上大喜，擬封梁國公。既而有言玉逼私元主妃者。上怒謂玉曰：「爾北征功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禮，又恃勞遣人入朝謁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改封涼國公，仍鑄其過於券。宴徵北諸將於奉天殿。上賦《平胡師》二章，命群臣和之。元主妃瑰玉

事，自殺。地保奴由是有怨言。乃遣使護送琉球安住。

二十二年六月，捏怯來等遣人降。知虜主至和林為也速失兒所害。

藍玉，定遠人。其姊歸常遇春。胡、陳之黨，玉嘗預焉。上以開平之功，宥而不問。徵陝西取獲月魯帖木兒還，意覬升太師爵。命為太傅，玉怒。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翼、侍郎傅友德等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第。為錦衣衛指揮蔣■告變。命群臣訊狀，皆伏誅。

按野史載玉往見鐵冠道人，鐵冠草鞋出迎之。玉遽云：「著草鞋以迎賓，足下無履。」（言無禮也）玉偶持椰杯勸酒，鐵冠即云：「執椰杯而勸酒，尊前不鍾。」（言不終也）未幾，玉果就戮。鐵冠固前知耶？又聞太祖剋金華，召一星者劉曰新推命。答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侯。太祖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太祖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曰：「不願。」「欲富乎？」曰：「不願。」問：「何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耳。」太祖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此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別去游京師。妻留曰：「既當死，死於家耳。」答言：「當死於京。」遂至南京都市中，但講命而已。蓋先被旨不許與人算故也。藍玉平雲南回，因詣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為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牙日照映。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同往雲南，與玉不睦。對曰：「此人陛下前不妨，但恐非少主臣也。」上由是欲誅之。因潛令科道糾玉。科道問張尚書何以為罪。張第言軍還不交軍，欲乘此作亂耳。玉臨刑時歎曰：「神乎劉先生之言！」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玉算命？」對曰：「曾算。」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家子孫猶在，賜扇尚存。

二十四年春三月，傅友德北伐，駐師開平。因命齊王以護衛兵至開平閃獵。敕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友德調發。軍政爾毋有與。遇戰可自為隊，或在其左，或在其右，有膽略則當前，無膽略則繼後。奏凱之時勿自矜伐，與諸將分功。八月秋高，可以師旋。」

按此因山東騎士悉發北征，因命齊府以護衛至也。夫齊稱東秦，人急功利，故北征賴之。親藩身將護衛悉行，所以均勞逸習地利也。今河南班軍猶存此意。而練習之政漸弛，技擊之長靡效，失本意矣。

二十五年春三月，安慶侯仇政、西涼侯濮■來宣府理武備。以沿邊諸州武備漸弛，分遣重臣理之。政理振武、朔州，■理蔚州。都督劉真、指揮使李彬來宣府，行障塞，歷宣德、興和、雲州、大興、保安、龍慶、懷來諸處，度量城隍，增設險隘。上諭宋國公馮勝、隸國公傅友德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然寓兵於農，亦古之制。今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從山西布政使司集守令耆老，以朕意諭之。」乃分命開國公常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瑄、鳳翔侯張龍等往平陽等府，安慶侯仇正、懷遠侯曹興等往太原等府閱民。戶四丁以上者抽其一為軍。蠲其身徭，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墾荒田。東勝與大同城中各立衛五，大同北境立衛六。戒其屯耕，所在毋擾於民。

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元主脫古思帖木兒遁至也速迭兒部，為其所弑。其眾悉奔散來附。是歲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自是虜不敢進邊者十餘年。

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衛於宣德府，萬全左右衛於宣德縣，懷安衛於懷安。民戶不足，調山西諸處餘丁實之。

二十七年春三月，初谷王封於宣府，以舊城隘，至是命增大之。都督真、指揮使彬役所統展築今城及德勝口。

二十八年春三月，城懷來，役北平都司燕山諸衛軍。

按十五年以後，宣府之經略置衛成城，大抵皆劉、李二公之畫也。夫不急其工，舉恒春暮，無妨<畝犬>畝，役以部兵，斯其為國初人物也與。

三十年，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跡有光。自天廚入紫微垣，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上敕成祖（時為燕王，上第四子）及晉、代、遼、寧、谷六王曰：「稽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示象與往昔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約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兵法雲，致人不致於人，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難於運籌。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遠慮，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是，不可不慎哉！吾今略與爾謀，倘遇胡騎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彼見吾不與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我以馬步邀截，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必至於失利。」

成祖（時為燕邸）及代、遼、寧、谷王率都督楊文、武定侯郭英來備北虜。時塞下屢警，詔成祖曰：「聞烽火警數，此胡虜之詐。欲誘我師出，縱伏兵也。可西涼召莊德、張文杰二指揮，開平召劉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會兵一處。步軍須十五萬，佈陣以待。武定侯與劉、宋翼於左，莊、張與指揮陳用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無不勝矣。」復敕都督楊文以北平都司行都司燕谷寧護衛精銳從成祖；敕武定侯郭英以遼東都司遼護衛精銳從遼王。悉至開平，相擇險要，屯備一切，號令悉聽成祖節制。

三十一年，城陽和、天城衛。上不豫。賜敕成祖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王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四海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郭英並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上進齊泰為兵部尚書。嘗召齊泰問邊將姓名，泰曆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之。閏五月，乙酉，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上崩於西宮，壽七十一。遣詔皇太孫嗣位。

按聖祖之攘胡元也，既逐之出境矣，然於其父子生則有書諭之使，死則有弔祭之禮焉。俘其孫復封之，既封之後復歸之，所以待亡國其恩甚厚。至於邊防，則屢添衛增戍以定兵，屯田以足食；數遣功臣視師而邊將警備；命親王出塞而武備揚威。凡可以慎固封守者無不曲盡。雖在彌留，而未嘗倦勤，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怠。若是者，蓋其得之也艱，故其防之也切；慮之也遠，故其謀之也深。使後世守其成規，不愆不忘，則瀚海永清，幕南永空矣。安有所謂烽火通甘泉也哉！

又按是時建六王於邊地，而末命獨委重於燕邸。蓋聖祖知燕王雄略神武，足以係單于之頸，而宿將重兵遂得藉以為龍飛之資，豈非天命攸在，假之翼哉！史載聖祖嘗欲易儲立燕王為太子，問高後。後曰：「幸無泄。」又密問侍臣曰：「太子卒，皇孫弱，立燕儲可乎？」學士劉三吾曰：「皇孫尚富春秋，徐俟其成，立嫡孫禮也。」乃止。及疾亟，遣使持符召燕王來。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卻回。臨終問曰：「四子來未？」聖祖之屬意有在矣。事雖中阻，其如天命何！

三十二年，成祖由紫荊歷廣昌、蔚州進幸大同，諸將張玉、朱能、薛祿、陳亨一子愆，皆以兵從。

按此靖難之師也。蓋自河南畫後顧之謀而東催薊門之師，東平奔鄭村之陣而西收雲中之助，由是鼓行以南，遂下鎮定也。於戲！薊寧者，燕都之左藩；宣大者，燕都之右翼。即成祖開創之規模，非後世培植之大較乎！今宣大雖重鎮而土馬日耗，薊寧雖近地而經略漸廢。且朵顏漸偃強，雲中數反側，則杞人者何能無戚戚也！

三十三年，北虜國公趙脫列乾、司徒劉哈刺帖木兒等率眾至北平助靖難兵，成祖大加賞賚。既而謀報胡寇將侵邊，成祖以書諭韃靼可汗坤帖木兒（繼脫古思帖木兒立者），並諭瓦剌王（韃靼別部）猛哥帖木兒等以禍福。

按太祖初封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時姚廣孝預語成祖曰：「殿下能討臣輔佐，當使戴一白帽。」（王字上加白字）於是奏討之。及至藩，又告曰：「浙東袁珙（即柳莊）天下相法第一，乞假以其名棧尺籍勾取到燕，使相之。」珙至見上，因極道天表之

盛。曰：「髯過臍必登大寶，為二十年太平天子。」後建文間，朝廷多大防燕。燕亦逡巡未舉。指揮張玉進曰：「安可束手待縛？」遂奪九門殺三司，一鼓而兵出矣。是知成祖之有天下始於姚，定於袁，成於張也。然非姚則不萌，非袁則不決，非張則不聚。豈非天意有右而致此三人之言耶！《寓圃雜記》曰：「自五代以來，北虜侵我疆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繼興，終不能制。下至靖康之變，尤不忍言。蓋由都非形勢之地也。胡元據有中國，垂九十載，無復天理之可言，天生我太祖掃除之。推戴之初，即欲宅形勢以臨中夏，御夷狄，故嘗幸汴、幸關陝而還。斯時中原之地，久為胡馬所踐，繼以寇盜，民不聊生，六■非所過，率皆空城。於是定鼎江南，以資兵食，而都北之志未嘗一日忘也。且以燕城為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成祖焉。及上登極，即廣舊邸為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謀遷者，論以妖言。」於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襄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成萬世之業。雖淆函之固，莫能及矣。永樂壬辰之後，頻徵沙漠，搜剿遺孽，屢抵巢穴而歸。是則都燕之志，太祖實啟之，成祖克成之。祖宗之功德盛矣！」